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文編卷十四五

詳校官檢討臣德　生

侍讀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楊懋珩

校對官編修臣汪　鏞

謄録監生臣黄　鑫

文編卷十四

明 唐順之 編

蘇秦說秦惠王 國策

蘇秦始將連横說秦惠王曰大王之國西有巴蜀漢中之利北有胡貉代馬之用南有巫山黔中之限東有殽函之固田肥美民殷富戰車萬乘奮擊百萬沃埜千里畜積饒多地勢形便此所謂天府天下之雄國也以大

王之賢士民之衆車騎之用兵法之教可以并諸侯吞天下稱帝而治願大王少留意臣請奏其効秦王曰寡人聞之毛羽不豐滿者不可以高飛文章不成者不可以誅罰道德不厚者不可以使民政教不順者不可以煩大臣今先生儼然不遠千里而庭教之願以異日蘇秦曰臣固疑大王之不能用也昔者神農伐補遂黄帝伐涿鹿而禽蚩尤堯伐驩兜舜伐三苗禹伐共工湯伐有夏文王伐崇武王伐紂齊桓任戰而霸天下由此觀

之惡有不戰者乎古者使車轂擊馳言語相結天下為一約從連横兵革不藏文士並飭諸侯亂惑萬端俱起不可勝理科條既備民多偽態書策稠濁百姓不足上下相愁民亡所聊明言章理兵甲愈起辯言偉服戰攻不息繁稱文辭天下不治舌敝耳聾不見成功行義約信天下不親於是乃廢文任武厚養死士綴甲厲兵效勝於戰場夫徒處而致利安坐而廣地雖古五帝三王五伯明主賢君常欲坐而致之其勢不能故以戰續之

寛則兩軍相攻迫則杖戟相橦然後可建大功是故兵勝於外義强於内威立于上民服于下令欲并天下凌萬乘詘敵國制海内子元元臣諸侯非兵不可今之嗣主忽於至道皆惛於教亂于治迷于言惑于語沉于辯溺于辭以此論之王固不能行也說秦王書十上而說不行黒貂之裘敝黄金百斤盡資用乏絶去秦而歸羸縢履蹻負書擔橐形容枯槁面目黧黑狀有愧色歸至家妻不下紝嫂不為炊父母不與言蘇秦喟然歎曰妻

不以我爲夫嫂不以我爲叔父母不以我爲子是皆秦之罪也乃夜發書陳篋數十得太公陰符之謀伏而誦之簡練以爲揣摩讀書欲睡引錐自刺其股血流至足曰安有說人主不能出其金玉錦繡取卿相之尊者乎期年揣摩成曰此眞可以說當世之君矣于是乃摩燕烏集闕見說趙王于華屋之下抵掌而談趙王大說封爲武安君受相印革車百乘錦繡千純白璧百雙黄金萬鎰以隨其後約從散横以抑强秦故蘇秦相于趙而

闕不通當此之時天下之大萬民之衆王侯之威謀臣之權皆欲決於蘇秦之策不費斗糧未煩一兵未戰一士未絶一弦未折一矢諸侯相親賢于兄弟夫賢人在而天下服一人用而天下從故曰式於政不式於勇式於廊廟之内不式於四境之外當秦之隆黄金萬鎰為用轉轂連騎炫熿於道山東之國從風而服使趙大重且夫蘇秦特窮巷掘門桑戶棬樞之士耳伏軾撙銜横歴天下庭說諸侯之主杜左右之口天下莫之伉將說

楚王路過洛陽父母聞之清宮除道張樂設飲郊迎三十里妻側目而視側耳而聽嫂蛇行匍伏四拜自跪而謝蘇秦曰嫂何前倨而後卑也嫂曰以季子位尊而多金蘇秦曰嗟乎貧窮則父母不子富貴則親戚畏懼人生世上勢位富厚蓋可以忽乎哉

蘇秦說燕文侯 國策

蘇秦將爲從北說燕文侯曰燕東有朝鮮遼東北有林胡樓煩西有雲中九原南有呼沲易水地方二千里帶

甲數十萬車七百乘騎六千匹粟支二年南有碣石鴈門之饒北有棗栗之利民雖不田作棗栗之實足食於民矣此所謂天府也夫安樂亡事不見覆軍殺將之憂亡過燕矣大王知其所以然乎夫燕之所以不犯寇被兵者以趙之為蔽於其南也秦趙五戰秦再勝而趙三勝秦趙相敝而王以全燕制其後此燕之所以不犯難也且夫秦之攻燕也踰雲中九原過代上谷彌地踵道數千里雖得燕城秦計固不能守也秦之不能害燕亦

明矣令趙之攻燕也發號出令不至十日而數十萬之衆軍於東垣矣度呼沲涉易水不至四五日而距國都矣故曰秦之攻燕也戰於千里之外趙之攻燕也戰於百里之内夫不憂百里之患而重千里之外計亡過於此者是故願大王與趙從親天下為一則國必亡患矣燕王曰寡人國小西廹强秦促近齊趙齊趙强國今主君幸教詔之合從以安燕敬以國從於是齎蘇秦車馬金帛以至趙

蘇秦說趙王 國策

蘇秦從燕之趙始合從說趙王曰天下之卿相人臣乃至布衣之士莫不高賢大王之行義皆願奉教陳忠於前之日久矣雖然奉陽君妬大王不得任事是以外賓客游談之士亡敢盡忠於前者今奉陽君捐館舍大王乃今然後得與士民相親臣故敢進其愚忠為大王計莫若安民亡事請亡庸有為也安民之本在於擇交擇交而得則民安擇交不得則民終身不得安請言外患

齊秦為兩敵而民不得安倚秦攻齊而民不得安倚齊攻秦而民不得安故夫謀人之主伐人之國常苦出辭斷絶人之交願大王慎亡出於口也請屏左右曰言所以異陰陽而已矣大王誠能聽臣燕必致氊裘狗馬之地齊必致海隅魚鹽之地楚必致橘柚雲夢之地韓魏皆可使致封地湯沐之邑貴戚父兄皆可以受封侯夫割地效實五伯之所以覆軍禽將而求也封侯貴戚湯武之所以放殺而爭也今大王垂拱而兩有之是臣之

所以為大王願也大王與秦則秦必弱韓魏與齊則齊必弱楚魏魏弱則割河外韓弱則効宜陽宜陽効則上郡絶河外割則道不通楚弱則亡援此三策者不可不熟計也夫秦下軹道則南陽動刼韓包周則趙自銷鑠據衛取淇則齊必入朝秦欲已得行於山東則必舉甲而向趙秦甲涉河踰漳據番吾則兵必戰於邯鄲之下矣此臣之所以為大王患也當今之時山東之建國莫如趙强趙地方三千里帶甲數十萬車千乘騎萬匹粟

支十年西有常山南有河漳東有清河北有燕國燕固弱國不足畏也且秦之所畏害於天下者莫如趙然而秦不敢舉兵甲而伐趙者何也畏韓魏之議其後也然則韓魏趙之南蔽也秦之攻韓魏也則不然亡有名山大川之限稍蠶食之傅之國都而止矣韓魏不能支秦必入臣於秦秦亡韓魏之隔禍必中於趙矣此臣之所以為大王患也臣聞堯亡三夫之分舜亡咫尺之地以有天下禹亡百人之聚以王諸侯湯武之卒不過三千

人車不過三百乘而為天子誠得其道也是故明主外料其敵國之彊弱内度其士卒之衆寡賢與不肖不待兩軍相當而勝敗存亡之機節固已見於胷中矣豈掩於衆人之言而以𡨋𡨋決事哉臣竊以天下地圖按之諸侯之地五倍於秦料諸侯之卒十倍於秦六國并力為一西面而攻秦秦破必矣今西面而事之見臣於秦夫破人之與破於人也臣人之與臣於人也豈可同日而言之哉夫横人者皆欲割諸侯之地以與秦成與秦

成則高臺榭美宮室聽竽笙琴瑟之音察五味之和前有軒轅後有長庭美人巧笑卒有秦患而不與其憂是故橫人日夜務以秦權恐喝諸侯以求割地願大王之熟計之也臣聞明主絕疑去讒屏流言之迹塞朋黨之門故尊主廣地彊兵之計臣得陳忠於前矣故竊為大王計莫如一韓魏齊楚燕趙六國從親以儐畔秦令天下之將相相與會於洹水之上通質刑白馬以盟之約曰秦攻楚齊魏各出銳師以佐之韓絕食道趙涉河漳

燕守常山之北秦攻韓魏則楚絶其後齊出鋭師以佐之趙涉河漳燕守雲中秦攻齊則楚絶其後韓守成臯魏塞午道趙涉河漳博關燕出鋭師以佐之秦攻燕則趙守常山楚軍武關齊涉渤海韓魏出鋭師以佐之秦攻趙則韓軍宜陽楚軍武關魏軍河外齊涉渤海燕出鋭師以佐之諸侯有先背約者五國共伐之六國從親以儐秦秦必不敢出兵於函谷關以害山東矣如是則霸業成矣趙王曰寡人年少莅國之日淺未嘗得聞社

稷之長計今上客有意存天下安諸侯寡人敬以國從乃封蘇秦為武安君飾車百乘黃金千鎰白璧百雙錦繡千純以約諸侯

蘇秦說韓王 國策

蘇秦為趙合從說韓王曰韓北有鞏洛成皐之固西有宜陽常阪之塞東有宛穰洧水南有陘山地方千里帶甲數十萬天下之彊弓勁弩皆自韓出谿子少府時力距來皆射六百步之外韓卒超足而射百發不暇止遠

者達胸近者掩心韓卒之劍戟皆出於冥山棠谿墨陽合伯鄧師宛馮龍淵太阿皆陸斷馬牛水擊鵠鴈當敵即斬堅甲盾鞮鍪鐵幕革決㕁芮亡不畢具以韓卒之勇被堅甲蹠勁弩帶利劒一人當百不足言也夫以韓之勁與大王之賢乃欲西面事秦稱東藩築帝宫受冠帶祠春秋交臂而服焉夫羞社稷而為天下笑無過此者矣是故願大王之熟計之也大王事秦秦必求宜陽成皐今兹效之明年又益求割地與之即無地以給之

不與則棄前功而後更受其禍且夫大王之地有盡而秦之求無已夫以有盡之地而逆無已之求此所謂市怨而買禍者也不戰而地已削矣臣聞鄙語曰寧為雞口無為牛後今大王西面交臂而臣事秦何以異於牛後乎夫以大王之賢挾彊韓之兵而有牛後之名臣竊為大王羞之韓王忿然作色攘臂按劒仰天太息曰寡人雖死必不能事秦今主君以趙王之教詔之敬奉社稷以從

蘇秦説魏王 國策

蘇子為趙合從説魏王曰大王之地南有鴻溝陳汝許鄢昆陽邵陵舞陽新郪東有淮潁沂黄煑棗無疎西有長城之界北有河外卷衍燕酸棗地方千里名雖小然而廬田廡舍曾亡所芻牧牛馬之地人民之衆車馬之多日夜行不休已亡以異於三軍之衆臣竊料之大王之國不下於楚然横人訹諫王外交强虎狼之秦以侵天下卒有國患不被其禍夫挾强秦之勢以内刼其主

罪亡過此者且魏天下之强國也大王天下之賢主也今乃有意西面而事秦稱東藩築帝宫受冠帶祠春秋臣竊為大王愧之臣聞越王句踐以散卒三千禽夫差於干遂武王卒三千人革車三百乘斬紂于牧之埜豈其士卒衆哉誠能振其威也今竊聞大王之卒武力二十餘萬蒼頭二十萬奮擊二十萬廝徒十萬車六百乘騎五千匹此其過越王句踐武王遠矣今乃刦於羣臣之說而欲臣事秦夫事秦必割地効質故兵未用而國

已虧矣凡羣臣之言事秦者皆奸臣非忠臣也夫為人臣割其主之地以外交偷取一旦之功而不顧其後破公家而成私門外挾强秦之勢以内刼其主以求割地願大王之熟察之也周書曰緜緜不絶蔓蔓若何毫毛不拔將成斧柯前慮不定後有大患將柰之何大王誠能聽臣六國從親專心并力則必亡强秦之患故敝邑趙王使使臣獻愚計奉明約在大王詔之魏王曰寡人不肖未嘗得聞明教今主君以趙王之詔詔之敬以國

從

蘇秦說齊宣王 國策

蘇秦為趙合從說齊宣王曰齊南有泰山東有琅邪西有清河北有渤海此所謂四塞之國也齊地方二千里帶甲數十萬粟如丘山齊車之良五家之兵疾如錐矢戰如雷電解如風雨即有軍役未嘗倍太山絶清河涉渤海也臨淄之中七萬戶臣竊度之下戶三男子三七二十一萬不待發於遠縣而臨淄之卒固已二十一萬

矣臨淄甚富而實其民亡不吹竽鼓瑟擊筑彈琴鬭雞走犬六博蹹鞠者臨淄之途車轂擊人肩摩連衽成帷舉袂成幙揮汗成雨家敦而富志高而揚夫以大王之賢與齊之强天下不能當今乃西面事秦竊為大王羞之且夫韓魏所以畏秦者以與秦接界也兵出而相當不至十日而戰勝存亡之機決矣韓魏戰而勝秦則兵半折四竟不守戰而不勝以亡隨其後是故韓魏之所以重與秦戰而輕為之臣也今秦攻齊則不然倍韓魏

之地至衛陽晉之道徑亢父之險車不得方軌馬不得並行百人守險千人不能過也秦雖欲深入則狼顧恐韓魏之議其後也是故恫疑虛喝高躍而不敢進則秦不能害齊亦明矣夫不料秦之不奈我何也而欲西面事秦是羣臣之計過今臣亡事秦之名而有强國之實臣固願大王之少留計齊王曰寡人不敏今主君以趙王之詔告之敬奉社稷以從

蘇秦說楚威王 國策

蘇秦為趙合從說楚威王曰楚天下之强國也大王天下之賢王也楚地西有黔中巫郡東有夏州海陽南有洞庭蒼梧北有陘塞郇陽地方五千里帶甲百萬車千乘騎萬匹粟支十年此霸王之資也夫以楚之强大王之賢天下莫能當也今乃欲西面而事秦則諸侯莫不南面而朝於章臺之下矣秦之所害於天下莫如楚楚强則秦弱楚弱則秦强此其勢不兩立故為大王計莫如從親以孤秦大王不從親秦必起兩軍一軍出武關

一軍下黔中若此則鄢郢動矣臣聞之治之其未亂為之其未有也患至而後憂之則無及矣故願大王之早計之大王誠能聽臣臣請令山東之國奉四時之獻以承大王之明制委社稷宗廟練士厲兵在大王之所用之大王誠能聽臣之愚計則韓魏齊燕趙之妙音美人必充後宫矣趙代良馬橐駝必實於外廏故從合則楚王横成則秦帝今釋霸王之業而有事人之名竊為大王不取也夫秦虎狼之國也有吞天下之心秦天下之

仇讎也橫人皆欲割諸侯之地以事秦此所謂養仇而奉讎者也夫為人臣而割其主之地以外交強虎狼之秦以侵天下卒有秦患不顧其禍夫外挾強秦之威以內刦其主以求割地大逆不忠無過此者故從親則諸侯割地以事楚橫合則楚割地以事秦此兩策者相去遠矣有億兆之數兩者大王何居焉故敝邑趙王使臣效愚計奉明約在大王命之楚王曰寡人之國西與秦接境秦有舉巴蜀并漢中之心秦虎狼之國不可親也

而韓魏迫於秦患不可與深謀與深謀恐反人以入於秦故謀未發而國已危矣寡人自料以楚當秦未見勝焉内與羣臣謀不足恃也寡人卧不安席食不甘味心揺揺如懸旌而無所終薄今君欲一天下安諸侯存危國寡人謹奉社稷以從

蘇秦說齊閔王 國策

蘇秦說齊閔王曰臣聞用兵而喜先天下者憂約結而喜主怨者孤夫後起者藉也而遠怨者時也是以聖人

從事必藉於權而務興於時夫權藉者萬物之率也而時勢者百事之長也故無權藉倍時勢而能事成者寡矣今雖干將莫邪非得人力則不能割劌矣堅箭利金不得弦機之利則不能遠殺矣矢非不銛而劍非不利也何則權藉不在焉何以知其然也昔者趙氏襲衛車舍人不休傳衛國城割平衛八門土而二門墮矣此亡國之形也衛君跣行告遡於魏魏王身被甲底劍挑趙索戰邯鄲之中騖河山之間亂衛得是藉也亦收餘甲

而北而殘剛平墮中牟之郭衛非强於趙也譬之衛矢而魏弦機也藉力魏而有河東之地趙氏懼楚人救趙而伐魏戰於州西出梁門軍舍林中馬飲於大河趙得是藉也亦襲魏之河北燒棘蒲隊黄城故剛平之殘也中牟之墮也黄城之隊也棘蒲之燒也此皆非趙魏之欲也然二國勸行之者何也衛明於時權之藉也今世之為國者不然矣兵弱而好敵彊國罷而好衆怨事敗而好鞠之兵弱而憎下人地狹而好敵大事敗而好長

詐行此六者而求霸則遠矣臣聞善為國者順民之意
而料兵之能然後從於天下故約不為人主怨伐不為
人挫強如此則兵不費權不輕地可廣欲可成也昔者
齊之與韓魏伐秦楚也戰非甚疾也分地又非多韓魏
也然而天下獨歸咎於齊者何也以其為韓魏主怨也
且天下徧用兵矣齊燕戰而趙氏兼中山秦楚戰韓魏
不休而宋越專用其兵此十國者皆以相敵為意而獨
舉心於齊者何也約而好主怨伐而好挫強也且夫強

大之禍常以王人為意也夫弱小之殃常以謀人為利也是以大國危小國滅也大國之計莫若後起而重伐不義夫後起之藉與多而兵勁則是以衆强敵罷寡也兵必立也事不塞天下之心則利必附矣大國行此則名號不攘而至霸王不為而立矣小國之情莫如謹靜而寡信諸侯謹靜則四鄰不反寡信諸侯則天下不賣外不賣内不反則稸積朽腐而不用幣帛矯蠹而不服矣小國道此則不祠而福矣不貸而見足矣故曰祖仁

者王立義者霸用兵窮者亡何以知其然也昔吳王夫差以强大為天下先襲郢而棲越身從諸侯之君而卒身死國亡為天下戮者何也此夫差平居而謀王强大而喜先天下之禍也昔者萊莒好謀陳蔡好詐莒恃越而滅蔡恃晉而亡此皆内長詐外信諸侯之殃也由此觀之則强弱大小之禍可見於前事矣語曰騏驥之衰也駑馬先之孟賁之倦也女子勝之夫駑馬女子筋力骨勁非賢於騏驥孟賁也何則後起之籍也今天下之

相與也不並滅有能案兵而後起寄怨而誅不直微用兵而寄於義則亡天下可蹻足而須也明於諸侯之故察於地形之理者不約親不相質而固不趨而疾衆事而不反交割而不相憎俱强而加以親何則形同憂而兵趨利也何以知其然也昔者燕齊戰於桓之曲燕不勝十萬之衆盡胡人襲燕樓煩數縣取其牛馬夫胡之與齊非素親也而用兵又非約質而謀燕也然而甚於相趨者何也形同憂而兵趨利也由此觀之約於同形

則利長後起則諸侯可趨役也故明主察相誠欲以霸王為志則戰攻非所先戰者國之殘也而都縣之費也殘費已先而能從諸侯者寡矣彼戰者之為殘也士聞戰則輸私財而富軍市輸飲食而待死士令折轅而炊之殺牛而觴士則是路窘之道也中人禱祀君翳釀通都小縣置社有市之邑莫不正事而奉王則此虛中之計也夫戰之明日尸死扶傷雖若有功也軍出費中哭泣則傷主心矣死者破家而葬夷傷者空財而共藥完

者內醻而華樂故其費與死傷者鈞故民之所費也十年之田而不償也軍之所出矛戟折鐶弦絶傷弩破車罷馬亡矢之太半甲兵之具官之所私出也士大夫之所匿廝養士之所竊十年之田而不償也天下有此再費者而能從諸侯者寡矣攻城之費百姓理襜蔽舉衝櫓家雜總身窟穴中罷於刀金而士困於土功將不釋甲期數而能拔城者為亟耳上倦於教士斷於兵故三下城而能勝敵者寡矣故曰彼戰攻者非所先也何以

知其然也昔智伯瑶攻范中行氏殺其君滅其國又西圍晉陽吞并二國而憂一主此用兵之盛也然而智伯卒身死國亡爲天下笑者何謂也兵先戰攻而滅二子之患也昔者中山悉起而迎燕趙南戰於長子敗趙氏北戰於中山克燕軍殺其將夫中山千乘之國也而攻萬乘之國二再戰比勝此用兵之上節也然而國遂亡君臣於齊者何也不嗇於戰攻之患也由此觀之則戰攻之敗可見於前事矣今世之所謂善用兵者終戰比

勝而守不可拔天下稱為善一國得而保之則非國之利也臣聞戰大勝者其士多死而兵益弱守而不可拔者其百姓罷而城郭露夫士死於外民殘於內而城郭露於境則非王之樂也今夫鵠的非咎罪於人也便弓引弩而射之中者則善不中則愧少長貴賤則同心於貫之者何也惡其示人以難也今窮戰比勝而守必不拔則是非徒示人以難也又且害人者也然則天下仇之必矣夫罷士露國而多與天下為仇則明君不居也

素用强兵而弱之則察相不事彼明君察相者則五兵不動而諸侯從辯讓而重賂至矣故明君之攻戰也甲兵不出於軍而敵國勝衝櫓不施而邊城降士民不知而王業至矣彼明君之從事也用財少曠日遠而利長者故曰兵後起則諸侯可趨役也臣之所聞攻戰之道非師者雖有百萬之軍比之堂上雖有闔閭吳起之將禽之戶內千丈之城拔之尊俎之閒百尺之衝折之衽席之上故鐘鼓竽瑟之音不絶地可廣而欲可成和樂

倡優侏儒之笑不乏諸侯可同日而致也故名配天地不為尊利制海內不為厚故夫善為王業者在勞天下而自逸亂天下而自安諸侯亡成謀則其國亡宿憂也何以知其然也佚治在我勞亂在天下則王之道也鋭兵來則拒之患至則趨之使諸侯亡成謀則其國無宿憂矣何以知其然也昔者魏王擁土千里帶甲三十六萬恃其強而拔邯鄲西圍定陽又從十二諸侯朝天子以西謀秦秦王恐之寢不安席食不甘味令於境內盡

堞中為戰具竟為守備為死士置將以待魏氏衛鞅謀於秦王曰夫魏氏其功大而令行于天下有十二諸侯而朝天子其與必衆故以一秦而敵大魏恐不如王何不使臣見魏王則臣請必北魏矣秦王許諾衛鞅見魏王曰大王之功大矣令行於天下矣今大王之所從十二諸侯非宋衛也則鄒魯陳蔡此固大王之所以鞭箠使也不足以王天下大王不若北取燕東伐齊則趙必從矣西取秦南伐楚則韓必從矣大王有伐齊楚心而

從天下之志則王業成矣大王不如先行王服然後圖齊楚魏王說於衛鞅之言也故身廣公宮制丹衣柱建九斿從七星之旟此天子之位也而魏王處之於是齊楚怒諸侯奔齊齊人伐魏殺其太子覆其十萬之軍魏王大恐跣行按兵於國而東次於齊然後天下乃舍之當是時秦王垂拱而受西河之外而不以德魏王故衛鞅之始與秦王計也謀約不下席言於尊俎之間謀成於堂上而魏將已禽於齊矣衛鞅未施而西河之外已

入於秦矣此臣之所謂比之堂上禽將户内拔賊於尊俎之間折衝席上者也

張儀説韓王國策

張儀為秦連横説韓王曰韓地險惡山居五穀所生非麥而豆民之所食大抵豆飯藿羹一歲不收民不厭糟糠地方不滿九百里無二歲之所食料大王之卒悉之不過三十萬而廝徒負養在其中矣為除守徼亭障塞見卒不過二十萬而已秦帶甲百餘萬車千乘騎萬匹

虎鷙之士跿跔科頭貫頤奮戟者至不可勝計也秦馬之良戎兵之衆探前趹後蹄間三尋者不可勝數也山東之卒被甲冒胄以會戰秦人捐甲徒裎以趨敵左挈人頭右挾生虜夫秦卒之與山東之卒也猶孟賁之與怯夫也以重力相壓猶烏獲之與嬰兒也夫戰孟賁烏獲之士以攻不服之弱國無以異於墮千鈞之重集於鳥卵之上必無幸矣諸侯不料兵之弱食之寡而聽從人之甘言好辭比周以相飾也皆言曰聽吾計則可以

强伯天下夫不顧社稷之長利而聽須臾之說詿誤人主者無過於此者矣大王不事秦秦下甲據宜陽斷絶韓之上地東取成皐宜陽則鴻臺之宫桑林之苑非王之有已夫塞成皐絶上地則王之國分矣先事秦則安矣不事秦則危矣夫造禍而求福計淺而怨深逆秦而順趙楚雖欲無亡不可得也故爲大王計莫如事秦秦之所欲莫如弱楚而能弱楚者莫如韓非以韓能强於楚也其地勢然也今王西面而事秦以攻楚敝邑秦王

必喜夫攻楚而私其地轉禍而説秦計無便于此者也是故秦王使使臣獻書大王御史須以決事韓王曰客幸而教之請比郡縣築帝宮祠春秋稱東藩効宜陽

張儀說楚王國策

張儀為秦破從連横說楚王曰秦地半天下兵敵四國被山帶河以為固虎賁之士百餘萬車千乘騎萬匹粟如丘山法令既明士卒安難樂死主嚴以明將智以武雖無出兵甲席卷常山之險折天下之脊天下後服者

先亡且夫為從者無以異於驅羣羊而攻猛虎也夫虎之與羊不格明矣今大王不與猛虎而與羣羊竊以為大王之計過矣凡天下彊國非秦而楚非楚而秦兩國敵侔交爭其勢不兩而大王不與秦秦下甲兵據宜陽韓之上地不通下河東取成皐韓必入臣於秦韓入臣魏則從風而動秦攻楚之西韓魏攻其北社稷豈得無危哉且夫約從者聚羣弱而攻至强也夫以弱攻强不料敵而輕戰國貧而驟舉兵此危亡之術也臣聞之兵

不如者勿與挑戰粟不如者勿與持久夫從人者飾辯
虛辭高主之節行言其利而不言其害卒有楚禍無及
為已是故願大王之熟計之也秦西有巴蜀方船積粟
起於汶山循江而下至郢三千餘里舫船載卒一舫載
五十人與三月之糧下水而浮一日行三百餘里里數
雖多不費汗馬之勞不至十日而距扞關扞關驚則從
竟陵以東盡城守矣黔中巫郡非王之有已秦舉甲出
之武關南面而攻則北地絕秦兵之攻楚也危難在三

月之內而楚恃諸侯之救在半歲之外此其勢不相及也夫恃弱國之救而忘强秦之禍此臣所以為大王之患也且大王嘗與吳人五戰三勝而亡之陳卒盡矣有偏守新城而居民苦矣臣聞之攻大者易危而民敝者怨於上夫守易危之功而逆强秦之心臣竊為大王危之且夫秦之所以不出甲於函谷關十五年以攻諸侯者陰謀有吞天下之心也楚嘗與秦構難戰於漢中楚人不勝通侯執珪死者七十餘人遂亡漢中楚王大怒

興師襲秦與秦戰於藍田又却此所謂兩虎相搏者也夫秦楚相敝而韓魏以全制其後計無過於此者一作危矣是故願大王熟計之也秦下兵攻衛陽晉必關扃天下之匈大王悉起兵以攻宋不至數月而宋可舉舉宋而東指則泗上十二諸侯盡王之有已凡天下所信約從親堅者蘇秦封為武安君而相燕即陰與燕王謀破齊共分其地乃佯有臯出奔入齊齊王因受而相之居二年而覺齊王大怒車裂蘇秦於市夫以一詐偽反覆之

蘇秦而欲經營天下混一諸侯其不可成也亦明矣今秦之與楚也接境壤界固形親之國也大王誠能聽臣臣請秦太子入質於楚楚太子入質於秦請以秦女為大王箕帚之妾效萬家之都以為湯沐之邑長為昆弟之國終身亡相攻擊臣以謂計無便於此者故敝邑秦王使使臣獻書之從車下風須以決事楚王曰楚國僻陋託東海之上寡人年幼不習國家之長計今上客幸教以明制寡人聞之敬以國從乃遣使車百乘獻雞駭

之犀夜光之璧於秦王

張儀說魏王 國策

張儀為秦連横說魏王曰魏地方不至千里卒不過三十萬人地四平諸侯四通條達輻湊亡有名山大川之限從鄭至梁不過百里從陳至梁二百餘里馬馳人趨不待倦而至梁南與楚境西與韓境北與趙境東與齊境卒戍四方守亭障者參列粟糧漕庚不下十萬魏之地勢故戰場也魏南與楚而不與齊則齊攻其東東與

齊而不與趙則趙攻其北不合於韓則韓攻其西不親於楚則楚攻其南此所謂四分五裂之道也且夫諸侯之爲從者以安社稷尊主彊兵顯名也合從者一天下約爲兄弟刑白馬以盟於洹水之上以相堅也夫親昆弟同父母尚有爭錢財而欲恃詐僞反覆蘇秦之餘謀其不可以成亦明矣大王不事秦秦下兵攻河外拔卷衍燕酸棗劫衛取晉陽則趙不南趙不南則魏不北魏不北則從道絶則大王之國欲求無危不可得也秦挾

韓而攻魏韓刼於秦不敢不聽秦韓為一國魏之亡可立而須也此臣之所為大王患也為大王計莫如事秦事秦則楚韓必不敢動無楚韓之患則大王高枕而卧國必無憂矣且夫秦之所欲弱莫如楚而能弱楚者莫如魏楚雖有富大之名其實空虛其卒雖衆多然而輕走易北不敢堅戰悉魏之兵南面而伐勝楚必矣夫虧楚而益魏攻楚而適秦内嫁禍安國此善事也大王不聽臣秦甲出而東伐雖欲事秦而不可得也且夫從人

多奮辭而寡可信說一諸侯之王出而乘其車約一國而成反而取封侯之基是故天下之游士莫不日夜搤腕瞋目切齒以言從之便以說人主人主覽其辭牽其說惡得無眩哉臣聞積羽沈舟羣輕折軸衆口鑠金故願大王之熟計之也魏王曰寡人惷愚前計失之請稱東藩築帝宮受冠帶祠春秋效河外

張儀說齊王國策

張儀為秦連横說齊王曰天下强國無過齊者大臣父

凡殷衆富樂無過齊者然而為大王計者皆為一時說而不顧萬世之利從人說大王者必謂齊西有强趙南有韓魏負海之國也地廣人衆兵强士勇雖有百秦將無奈我何大王覽其說而不察其至實夫從人朋黨比周莫不以從為可臣聞之齊與魯三戰而魯三勝國以危亡隨其後雖有勝名而有亡之實是何故也齊大而魯小今趙之與秦也猶齊之與魯也秦趙戰於河漳之上再戰而再勝秦戰於番吾之下再戰而再勝秦四戰

之後趙亡卒數十萬邯鄲僅存雖有勝秦之名而國破矣是何故也秦强而趙弱也今秦楚嫁子取婦為昆弟之國韓獻宜陽魏效河外趙入朝黽池割河間以事秦大王不事秦秦驅韓魏攻齊之南地悉趙涉河關指博關臨菑即墨非王之有也國一日被攻雖欲事秦不可得也是故願大王熟計之齊王曰齊僻陋隱居託於東海之上未嘗聞社稷之長利今大客幸而教之請奉社稷以事秦獻魚鹽之地三百於秦

張儀說趙王 國策

張儀爲秦連橫說趙王曰敝邑秦王使臣敢獻書於大王御史大王收率天下以儐秦秦兵不敢出函谷關十五年矣大王之威行於天下山東敝邑恐懼懾伏繕甲厲兵飾車騎習馳射力田積粟守四封之內愁居懾處不敢動搖唯大王有意督過之也今秦以大王之力西舉巴蜀并漢中東收兩周而西遷九鼎守白馬之津秦雖僻遠然而心忿悁含怒之日久矣今寡君有敝甲鈍

兵軍於澠池願渡河踰漳據番吾迎戰邯鄲之下願以甲子之日合戰以正殷紂之事敬使臣先以聞於左右凡大王之所信以為從者恃蘇秦之計秦熒惑諸侯以是為非以非為是欲反覆齊國而不能自令車裂於齊之市夫天下之不可一亦明矣今楚與秦為昆弟之國而韓魏稱於東藩齊獻魚鹽之地此斷趙之右臂也夫斷右臂而求與人鬬失其黨而孤居求欲無危豈可得哉今秦發三將軍一軍塞午道告齊使興師渡清河軍

於邯鄲之東一軍軍於成皐歐韓魏而軍於河外一軍軍於澠池約曰四國為一以攻趙破趙而四分其地是故不敢匿意隱情先以聞於左右臣切為大王計莫如與秦遇於澠池面相見而身相結也臣請案兵無攻願大王之定計趙王曰先王之時奉陽君相専權擅勢蔽晦先王獨制官事寡人宫居屬於師傅不得與國謀先王棄羣臣寡人年少奉祠祭之日淺私心固竊疑焉以為一從不事秦非國之長利也乃且願變心易慮剖地

謝前過以事秦方將約車趨行而適聞使者之明詔於是乃以車二百乘入朝澠池割河間以事秦

張儀說燕王國策

張儀為秦破從連横謂燕王曰大王之所親莫如趙昔趙王以其姊為代王妻欲并代約與代王遇于勾注之塞乃令工人作為金斗長其尾令之可以擊人與代王飲而陰告厨人曰即酒酣樂進熱歠即因反斗擊之于是酒酣樂進取熱歠厨人進斟羮因反斗而擊代王

殺之王腦塗地其姊聞之摩笄以自刺也故至今有摩笄之山天下莫不聞夫趙王之狠戾亡親大王之所明見知也且以趙王為可親邪趙興兵而攻燕再圍燕都而刼大王大王割十城乃却以謝趙王已入朝澠池效河間以事秦今大王不事秦秦下甲雲中九原馳趙而攻燕則易水長城非王之有也且今時趙之於秦猶郡縣也不敢妄興師以征伐今大王事秦秦王必喜而趙不敢妄動矣是西有强秦之援而南無齊趙之患是故

願大王之熟計也燕王曰寡人蠻夷僻處雖大男子裁如嬰兒言不足以求正謀不足以決事今上客幸而教之請奉社稷西面而事秦獻常山之尾五城

韓非初見秦王國策

韓非初見秦王曰臣聞弗知而言為不智知而不言為不忠為人臣不忠當死言不審亦當死雖然臣願悉言所聞大王裁其罪臣聞天下陰燕陽魏連荆固齊收餘韓成從將西南以與秦為難臣竊笑之世有三亡而天

下得之其此之謂乎臣聞之曰以亂攻治者亡以邪攻正者亡以逆攻順者亡今天下之府庫不盈囷倉空虛悉其士民張軍數千百萬白刃在前斧質在後而皆去之不能死非其百姓不能死也言賞則不與言罰則不行賞罰不行故民不死也今秦出號令而行賞罰不攻耳有功無功相事也出其父母懷衽之中生未嘗見寇也聞戰頓足徒裼犯白刃蹈煨炭斷死於前者比比是也夫斷死與斷生也不同而民為之者是貴奮也一可

以合十十可以合百百可以合千千可以合萬萬可以勝天下矣今秦地形斷長續短方數千里名師數百萬秦之號令賞罰地形利善天下莫如也以此與天下天下不足兼而有也是知秦戰未嘗不勝攻未嘗不取所當未嘗不破也開地數千里此甚大功也然而甲兵頓士民病蓄積索田疇荒囷倉虛四鄰諸侯不服伯王之名不成此無異故謀臣皆不盡其忠也臣敢言往昔昔者齊南破荆中破宋西服秦北破燕中使韓魏之君地

廣而兵强戰勝攻取詔令天下濟清河濁足以為限長城鉅防足以為塞齊五戰之國也一戰不勝而無齊故由此觀之夫戰者萬乘之存亡也且臣聞之曰削株掘根無與禍鄰禍乃不存秦與荆人戰大破荆襲郢取洞庭五都江南荆王亡走東伏於陳當是之時隨荆以兵則兵可舉舉荆則其民足貪也地足利也東以强齊燕中陵三晉然則是一舉而伯王之名可成也四隣諸侯可朝也而謀臣不為引軍而退與荆人和令荆人收亡

國聚散民立社主置宗廟令帥天下西面以與秦為難此固已無霸王之道一矣天下有比志而軍華下大王以詐破之兵至梁都圍梁數旬則梁可拔拔梁則魏可舉舉魏則荆趙之志絶荆趙之志絶則趙危趙危而荆孤東以强齊燕中陵三晉然則是一舉而霸王之名可成也四鄰諸侯可朝也而謀臣不為引軍而退與魏氏和令魏氏收亡國取散民立社主置宗廟此固已無霸王之道二矣前者穰侯之治秦也用一國之兵而欲

以戌兩國之功是故兵終身暴露扵外士民潞病扵内霸王之名不成此固已無霸王之道三矣趙氏中央之國也雜民之所居也其民輕而難用也號令不治賞罰不信地形不便上非能盡其民力彼固亡國之形也而不憂民𣱼悉其士民軍扵長平之下以爭韓之上黨大王以詐破之拔武安當是時趙氏上下不相親也貴賤不相信也然則是邯鄲不守拔邯鄲完河間引軍而去西攻修武踰羊腸降代上黨代三十六縣上黨十七縣

不用一領甲不苦一民皆秦之有也代上黨不戰而已
為秦矣東陽河外不戰而已反為齊矣中呼沱以北
不戰而已為燕矣然則是舉趙則韓必亡韓亡則荆魏
不能獨立則是一舉而壞韓蠹魏挾荆以東弱齊燕決
白馬之口以流魏氏一舉而三晉亡從者敗大王拱手
以須天下徧隨而伏霸王之名可成也而謀臣不為引
軍而退與趙氏為和以大王之明秦兵之强霸王之業
地尊不可得乃取欺於亡國是謀臣之拙也且夫趙當

亡不亡秦當霸不霸天下固量秦之謀臣一矣乃復悉以攻邯鄲不能拔也棄甲兵怒戰慄而却天下固量秦力二矣軍乃引退并於李下大王又并軍而致與戰非能厚勝之也又交罷却天下固量秦力三矣內者量吾謀臣外者極吾兵力由是觀之臣以天下之從豈其難矣內者吾甲兵頓士民病蓄積索田疇荒囷倉虛外者天下比志甚固願大王有以慮之也且臣聞之戰戰慄慄日慎一日苟慎其道天下可有也何以知其然也昔

者紂為天子帥天下將百萬左飲於淇谷右飲於洹水淇水竭而洹水不流以與周武為難武王將素甲三千領戰一日破紂之國禽其身據其地而有其民天下莫不傷智伯帥三國之衆以攻趙襄主於晉陽決水灌之三年城且拔矣襄主錯龜數策占兆以視利害何國可降而使張孟談於是潛行而出反智伯之約得兩國之衆以攻智伯之國禽其身以成襄子之功今秦地斷長續短方數千里名師數百萬秦國號令賞罰地形利害

天下莫如也以此與天下天下可兼而有也臣昧死望見大王言所以舉破天下之從舉趙亡韓臣荆魏親齊燕以成霸王之名朝四鄰諸侯之道大王試聽其説一舉而天下之從不破趙不舉韓不亡荆魏不臣齊燕不親霸王之名不成四鄰諸侯不朝大王斬臣以狥於國以主不忠於國者

蘇代為韓説秦國策

韓人攻宋秦王大怒曰吾愛宋與新城陽晋同也韓珉

與我交而攻我所甚愛何也蘇代因為韓說秦王曰韓珉之攻宋所以為王也以韓之强輔之以宋楚魏必恐恐必西面事秦王不折一兵不殺一人無事而割安邑此韓珉之所以禱於秦也秦王曰吾固患韓之難知一從一横此其說何也對曰天下固令韓可知矣韓固已攻宋矣其西事秦以萬乘自輔不西事秦則宋地不安矣中國白頭游敖之士皆積智欲離秦韓之交伏軾結靷西馳者未有一人言善韓者也伏軾結靷東馳者未

有一人言善秦者也皆不欲韓秦之合者何也則晉楚智而韓秦愚也晉楚合必同韓秦韓秦合必圖晉楚請以決事秦王曰善

蘇代為信安君說秦 國策

秦名魏相信安君信安君不欲往蘇代為說秦王曰臣聞之忠不必黨黨不必忠今臣願為大臣陳臣之愚意恐其不忠於下吏自使有要領之辠願大王察之今大王令人執事於魏以完其交臣恐魏交之益疑也將以

塞趙也臣又恐趙之益勁也夫魏王之愛習魏信也甚
矣其智能而任用之也厚矣其畏惡嚴尊秦也明矣今
王之使人入魏而不用則王之使人入魏亡益也若用
魏必舍所愛習而用所畏惡此魏王之所不安也夫舍
萬乘之事而退此魏信之所難行也夫令人之君處所
不安令人之相行所不能以此爲親則難久矣臣故恐
魏交之益疑也且魏信舍事則趙之謀者必曰合於秦
秦必令其所愛信者用趙是趙存而我亡也趙亡而我

危也則上有埜戰之氣下有堅守之心臣故恐趙之益
勁也大王欲完魏之交而使趙小心乎不如用魏信而
尊之以名魏信事王則國安而名尊離王則國危而權
輕然則魏信之事王也上所以為其主者忠矣下所以
自為者厚矣彼其事王必完矣趙之用事者必曰魏氏
之名族不高於我土地之實不厚於我魏信以韓魏事
秦秦甚善之國得安焉身得尊焉今我搆難於秦兵為
招質國處削危之形非得計也結怨於外生患於中身

處死亡之地非完事也彼將傷其前事而悔過其行冀其利必多割地以深下王則是大王垂拱多割地以為利重堯舜之所求而不能得也臣願大王察之

黄歇說秦昭王 國策

物至而反冬夏是也致至而危纍棊是也今大國之地半天下有二垂此從生民以來萬乘之地未嘗有也先帝文王武王王之身三世而不接地於齊以絶從親之要令王使成橋守事於韓成橋以北入燕是王不用

甲不伸威而出百里之地王可謂能矣王又舉甲兵而攻魏杜大梁之門舉河内拔燕酸棗虛桃人楚燕之兵雲翔而不敢校王之功亦多矣王休甲息衆二年然後復之又取蒲衍首垣以臨仁平丘小黄濟陽嬰城而魏氏服矣王又割濮磨之北屬之燕斷齊秦之要絶楚魏之脊天下五合六聚而不敢救也王之威亦單矣王若能持功守威省攻伐之心而肥仁義之誡使亡復後患三王不足四五伯不足六也王若負人徒之衆恃甲兵之强

毀魏氏之威而欲以力臣天下之主臣恐有後患詩云靡不有初鮮克有終易曰狐濡其尾此言始之易終之難也何以知其然也智氏見伐趙之利而不知榆次之禍也吳見伐齊之便而不知干隧之敗也此二國者非亡大功也沒利於前而易患於後也吳之信越也從而伐齊遂攻齊人於艾陵還為越王禽於三江之浦智氏信韓魏從而伐趙攻晉陽之城勝有日矣韓魏反之殺智伯瑶於鑿臺之上今王妬楚之不毀也而忘毀楚之

彊魏也臣為大王慮而不取詩云大武遠宅不涉從此觀之楚國援也鄰國敵也詩云他人有心予忖度之躍躍毚兔遇犬獲之今王中道而信韓魏之善王也此正吳信越也臣聞敵不可易時不可失臣恐韓魏之卑辭慮患而實欺大國也王既亡重世之德於韓魏而有絫世之怨焉夫韓魏父子兄弟接踵而死於秦者百世矣本國殘社稷壞宗廟隳刳腹折頤首身分離暴骨草澤頭顱僵仆相望於境父子老弱係虜相隨於路鬼神狐

祥已所食百姓不聊生族類離散流亡為臣妾滿海內矣韓魏之不亡秦社稷之憂也今王之攻楚不亦失乎且王攻楚之日則惡出兵王將藉路於仇讐之韓魏乎兵出之日而王憂其不反也是王以兵資於仇讐之韓魏必攻隨陽右壤此皆廣川大水山林溪谷不食之地王雖有之不為得地是王有毀楚之名亡得地之實也且王攻楚之日四國必悉起應王秦楚之兵搆而不離魏氏將出兵而攻留方與銍胡陵碭蕭相故宋必盡孫

人南面泗北必舉此皆平原四達膏腴之地也而王使之獨攻王破楚於以肥韓魏於中國而勁齊韓魏之强足以校於秦矣而齊南以泗為境東負海北倚河而無後患天下之國莫强於齊齊魏得地葆利而詳事下吏一年之後為帝若未能於以禁王之為帝有餘夫以王壤土之博人徒之衆兵革之强而注地於楚詘令韓魏歸帝重於齊是王失計也臣為王慮莫若善楚秦楚合而為一以臨韓韓必授首王襟以山東之險帶以河曲

之利韓必為關中之侯若是王以十萬戍鄭梁氏寒心許鄢陵嬰城上蔡召陵不往來也如此而魏亦關内侯矣王一善楚而關内二萬乘之主注地於秦齊之右壤可拱手而取也是王之地一經兩海要絶天下也是燕趙無齊楚齊楚無燕趙也然後危動燕趙持齊楚此四國者不待痛而服矣

楚人以弋説頃襄王 國策

楚人有好以弱弓微繳加鳧鴈之上者頃襄王聞召而

問之對曰小臣之好射鶀鴈羅鸗小矢之發也何足為大王道也且稱楚之大因大王之賢所弋非直此也昔者三王以弋道德五伯以弋戰國故秦魏燕趙者鶀鴈也齊魯韓衛者青首也鄒費郯邳者羅鸗也外其餘則不足射者見鳥六雙以王何取王何不以聖人為弓以勇士為繳時張而射之此六雙者可得而囊載也其樂非特朝夕之樂也其獲非特鳧鴈之實也王朝張弓而射魏之大梁之南加其右臂而徑屬之於韓則中國之

路絶而上蔡之郡壊矣還射圉之東解魏左肘而外擊定陶則魏之東外棄而大宋方與二郡者舉矣且魏斷二臂顛越矣膺擊郯國大梁可得而有也王綪繳蘭臺飲馬西河定魏大梁此一發之樂也若王之於弋誠好而不厭則出寳弓潞新繳射噣鳥於東海還蓋長城以為防朝射東莒夕發須丘夜加即墨顧據午道則長城之東收而太山之北舉矣西結境於趙而北達於燕三國布𦐊則從不待約而可成也北遊目於燕之遼東而

南登望於越之會稽此再發之樂也若夫泗上十二諸侯左縈而右拂之可一旦而盡也今秦破韓以為長憂得列城而不敢守也伐魏而亡功擊趙顧病則秦魏之勇力屈矣楚之故地漢中析酈可得而復有也王出寶弓碆新繳涉鄳塞而待秦之倦也山東河內可得而一也勞民休衆南面稱王矣故曰秦為大鳥負海內而處東面而立左臂據趙之西南右臂傅楚鄢郢膺擊韓魏垂頭中國處既形便勢有地利奮翼鼓翅方三千里則

秦未可得獨招而夜射也欲以激怒襄王故對以此言襄王因召與語遂言曰夫先王為秦所欺而客死於外怨莫大焉今以匹夫有怨尚有報萬乘白公子胥是也今楚之地方五千里帶甲百萬猶足以踴躍中埜也而坐受困臣竊為大王弗取也於是頃襄王遣使於諸侯約為從欲以伐秦

婁敬說高祖都關中漢書

陛下都雒陽豈欲與周室比隆哉上曰然敬曰陛下取

天下與周與周之先自后稷堯封之邰積德絫善十餘世公劉避桀居豳太王以狄伐故去豳杖馬箠去居岐國人爭歸之及文王為西伯斷虞芮訟始受命呂望伯夷自海濱來歸之武王伐紂不期而會孟津上八百諸侯遂滅殷成王即位周公之屬傅相焉乃營成周都雒以為此天下中諸侯四方納貢職道里鈞矣有德則易以王無德則易以亡凡居此者欲令務以德致人不欲阻險令後世驕奢以虐民也及周之衰分而為二天下

莫朝周周不能制非德薄形勢弱也今陛下起豐沛收卒三千人以之徑往卷蜀漢定三秦與項籍戰滎陽大戰七十小戰四十使天下之民肝腦塗地父子暴骸中埜不可勝數哭泣之聲不絕傷夷者未起而欲比隆成康之時臣竊以為不侔矣且夫秦地被山帶河四塞以為固卒然有急百萬之衆可具因秦之故資甚美膏腴之地此所謂天府陛下入關而都之山東雖亂秦故地可全而有也夫與人鬭不搤其亢拊其背未能全勝今

陛下入關而都按秦之故此亦搤天下之亢而拊其背也

枚乘說吳王辭 漢書

昔者秦西舉胡戎之難北備榆中之關南距羌筰之塞東當六國之從六國乘信陵之籍明蘇秦之約厲荆軻之威并力一心以備秦然秦卒禽六國滅其社稷而并天下是何也則地利不同而民輕重不等也今漢據全秦之地兼六國之衆修戎狄之義而南朝羌筰此其與

秦地相什而民相百大王之所明知也今夫諂諛之臣為大王計者不論骨肉之義民之輕重國之大小以為吳禍此臣所以為大王患也夫舉吳兵以訾於漢譬猶蠅蚋之附羣牛腐肉之齒利劒鋒接必無事矣天子聞吳率失職諸侯願責先帝之遺約今漢親誅其三公以謝前過是大王之威加於天下而功越於湯武也夫吳有諸侯之位而實富於天子有隱匿之名而居過於中國夫漢并二十四郡十七諸侯方輸錯出運行數千里

不絕於道其珍怪不如東山之府轉粟西鄉陸行不絕水行滿河不如海陵之倉修治上林雜以離宮積聚玩好圈守禽獸不如長洲之苑游曲臺臨上道不如朝夕之池深壁高壘副以關城不如江淮之險此臣之所為大王樂也今夫王還兵疾歸尚得十半不然漢知吳之有吞天下之心也赫然加怒遣羽林黄頭循江而下襲大王之都魯東海絕吳之饟道梁王飭車騎習戰射積粟固守以備滎陽待吾之飢大王雖欲反都亦不得已

夫三淮南之計不負其約齊王殺身以滅其跡四國不得出兵其郡趙囚邯鄲此不可掩亦已明矣大王已去千里之國而制於十里之内矣張韓將北地弓高宿左右兵不得下壁軍不得太息臣竊哀之願大王熟察焉

杜欽説王鳳論九女　漢書

禮壹娶九女所以極陽數廣嗣重祖也必鄉舉求窈窕不問華色所以助徳理内也娣姪雖缺不復補所以養壽塞爭也故后妃有貞淑之行則胤嗣有賢聖之君制

度有威儀之節則人君有壽考之福廢而不由則女德不厭女德不厭則壽命不究於高年書云或四三年言失欲之生害也男子五十好色未衰婦人四十容貌改前以改前之容侍於未衰之年而不以禮為制則其原不可救而後俫異態後俫異態則正后自疑而支庶有間適之心是以晉獻被納讒之謗申生蒙亡罪之辜今聖主富於春秋未有適嗣方鄉術入學未親后妃之議將軍輔政宜因始初之隆建九女之制詳擇有行義之

家求淑女之質毋必有聲色音技能為萬世大法夫少戒之在色小弁之作可為寒心惟將軍常以為憂

杜欽說王鳳論罽賓漢書

前罽賓王陰求赴本漢所立後卒畔逆夫德莫大於有國子民辠莫大於執殺使者所以不報恩不懼誅者自知絶遠兵不至也有求則卑辭亡欲則驕嫚終不可懷服凡中國所以為通厚蠻夷愜快其求者為壤比而為寇今縣度之阸非罽賓所能越也其鄉慕不足以安西

域雖不附不能危城郭前親逆節惡暴西域故絶而不通今悔過来而亡親屬貴人奉獻者皆行賈賤人欲通貨市買以獻為名故煩使者送至縣度恐失實見欺凡遣使送客者欲為防護寇害也起皮山南更不屬漢之國四五斥候士百餘人五分夜擊刁斗自守尚時為所侵盜驢畜負糧須諸國稟食得以自贍國或貧小不能食或桀黠不肯給擁漢之節餧山谷之間乞丐亡所得離一二旬則人畜棄捐曠埜而不反又歴大頭痛小頭

痛之山亦土身熱之阪令人身熱亡色頭痛嘔吐驢畜盡然又有三池盤石阪道陿者尺六七寸長者徑三十里臨峥嶸不測之深行者騎步相持繩索相引二千餘里乃到縣度畜隊未半阬谷盡靡碎人墮勢不得相收視險阻危害不可勝言聖王分九州制五服務盛內不求外今遣使者承至尊之命送蠻夷之賈勞吏士之衆涉危難之路罷敝所恃以事亡用非久長計也使者業已受節可至皮山而還

文編卷十四

文編卷十五

明 唐順之 編

移滄州過闕上殿劄子 曾鞏

臣聞基厚者埶崇力大者任重故功徳之殊垂光錫祚舄奕繁衍久而彌昌者葢天人之理必至之符然生民以來能濟登兹者未有如大宋之隆也夫禹之績大矣而其孫太康乃墜厥緒湯之烈盛矣而其孫太甲既立

不明周自后稷十有五世至於文王而大統未集武王成王始收太平之功而康王之子昭王難於南狩昭王之子穆王殆於荒服曁於幽厲陵夷盡矣及秦以累世之智并天下然二世而亡漢定其亂而諸呂七國之禍相尋以起建武中興然沖質以後世故多矣魏之患天下為三晉宋之患天下為南北隋文始一海内然傳子而失唐之治在於正觀開元之際而女禍世出天寶以還綱紀微矣至於五代蓋五十有六年而更八姓十有

四君其廢興之故甚矣宋興太祖皇帝為民去大殘致
更生兵不再試而粤蜀吳楚五國之君生致闕下九州
來同復禹之跡内輯師旅而齊以節制外卑藩服而約
以繩墨所以安百姓禦四夷綱理萬事之具雖創始經
營而彌綸已悉莫貴於為天子莫富於有天下而舍子
傳弟為萬世策造邦受命之勤為帝太祖功未有高焉
者也太宗皇帝遹求厥寧既定晉疆錢俶自歸作則垂
憲克紹克類保世靖民丕丕之烈為帝太宗惪未有高

焉者也真宗皇帝繼統遵業以涵煦生養蕃息齊民以并容徧覆擾服中外蓋自天寶之末宇内板蕩及真人出天下平而西北之國猶間入闚邊至於景德二百五十餘年契丹始講和好德明亦受約束而天下銷鋒灌燧亡鷄鳴犬吠之警以迄于今故於是時遂封泰山禪社首薦告功德以明示萬世不祧之廟所以為帝者宗仁宗皇帝寛仁慈恕虚心納諫慎注措謹規矩早朝晏退亡一日之懈在位日久明於羣臣之賢不肖忠邪選

用政事之臣委任責成然公聽並觀以周知其情偽其用舍之際一稽于衆故任事者亦皆警懼否輒罷免世以謂得馭臣之體春秋未高授立有悳傳付惟允故傳天下之日不陳一兵不宿一士以戒非常而上下晏然殆古所未有其愷悌之行足以附衆者非家施而人悅之也積之以誠心民皆有父之尊有母之親故棄羣臣之日天下聞之路祭巷哭人人感動𠪚欷其得人之深未有知其所繇然者故皇祖之廟為宋仁宗英宗皇帝

聰明睿智言動以禮上帝眷相大命所集而稱疾遜避
至於彌月自踐東朝淵默恭慎亡所言議施為而天下
傳頌稱説德號彰聞及正南面勤勞庶政每延見三事
省決萬幾必咨詢舊章考求古義聞者惕然皆知其志
在有為雖早遺天下成功盛烈未及宣究而明識大畧
足以克配前人之休故皇考之廟為宋英宗陛下神聖
文武可謂有不世出之姿仁孝恭儉可謂有君人之大
德憫自晚周秦漢以來世主不能獨見於衆人之表其

政治所出大抵踵襲畀近因於世俗而已於是慨然以上追唐虞三代荒絶之迹修列先王法度之政為其任在已可謂有出於數千載之大志變易因循號令必信使海内觀聽莫不奮起羣下遵職以後為羞可謂有能行之効今斟酌損益革敝興壞制作法度之事日以大備非因陋就寡拘牽常見之世所能及也繼一祖四宗之緒推而大之可謂至矣蓋前世或不能附其民者刑與賦役之政暴也宋興以來所用者鞭朴之刑然猶詳

審反覆至于緩故縱之誅重誤入之辟葢未嘗用一暴刑也田或二十而稅一然歲時省察數議寛減之宜下蠲除之令葢未嘗加一暴賦也民或老死不知力政然猶憂憐惻怛常謹復除之科急擅興之禁葢未嘗興一暴役也所以附民者如此前世或失其操柄者天下之埶或在於外戚或在於近習或在於大臣宋興以來戚里宦臣曰將曰相未嘗得以擅事也所以謹其操柄者如此而况輯師旅於内天下不得私尺兵一卒之用畀

藩服於外天下不得專尺土一民之力其自處之埶如此至於畏天事神仁民愛物之際未嘗有須臾懈也其憂勞者又如此蓋不能附其民而至於失其操柄又怠且忽此前世之所以危且亂也民附於下操柄謹於上處埶甚便而加之以憂勞此今之所以治且安也故人主之尊意諭色授而六服震動言傳號渙而萬里奔走山岩窟穴之氓不待期會而時輸歲送以供其職者惟恐在後航浮索引之國非有發召而籯齎橐負以致其

贊者惟恐不及西北之戎投弓縱馬相與袨服而戲豫東南之夷正冠束衽相與挾册而吟誦至於六府順叙百嘉𢁉遂凡在天地之内含氣之屬皆裕如也蓋遠莫懿於三代近莫盛於漢唐然或四三年或一二世而天下之變不可勝道也豈有若今五世六聖百有二十餘年自通邑大都至於荒陬海聚亡變容動色之慮萌於其心亡援抱擊柝之戒接於其耳目臣故曰生民以來未有如大宋之隆也竊觀於詩其在風雅陳太王王季

文王致王迹之所由與武王之所以繼伐而成王之興則美有假樂鳧鷖戒有公劉泂酌其所言者蓋農夫女工築室治田師旅祭祀飲尸受福委曲之常務至於兔罝之武夫行修於隱牛羊之牧人愛及微物亡不稱紀所以論功德者由小以及大其詳如此後嗣所以昭先人之功當世之臣子所以歸美其上非徒薦告鬼神覺悟黎庶而已也書稱勸之以九歌俾勿壞蓋歌其善者所以起其嚮慕興起之意防其怠廢難久之情養之於

聽而成之於心其於勸帝者之功美昭法戒於將來聖人之所以列之於經垂為世教也今大宋祖宗興造功業猶太王王季文王陛下承之以德猶武王成王而羣臣之於考次論撰列之簡册被之金石以通神明昭法式者闕而不圖此學士大夫之過也葢周之德盛於文武而雅頌之作皆在成王之世今以時考之則祖宗神靈固有待於陛下臣誠不自揆輙冐言其大體至於尋類取稱本隱以之顯使莫不究悉則今文學之臣充於

列位惟陛下之所使至若周之積仁累善至成王周公為最盛之時而洞酌言皇天親有悳嚮有道所以為成王之戒葢履極盛之埶而動之以戒愳者明之至智之盡也如此者非周獨然唐虞至治之極也其君臣相飭曰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幾則處至治之極而保之以秖慎唐虞之所同也今陛下履祖宗之基廣太平之祚而世世治安三代所不及則宋興以來全盛之時實在今日陛下仰探皇天所以親有悳嚮有道之意而奉之

以寅畏俯念一日二日萬幾之不可以不譽而處之以兢兢使休光美實日新歲益閎遠崇修循之亡窮至千萬世永有法則此陛下之素所蓄積臣愚區區愛君之心誠不自揆欲以庶幾詩人之義也惟陛下之所擇

論美人張氏恩寵宜加裁損劄子　歐陽修

臣近風聞禁中因皇女降生於左藏庫取綾羅八千疋染院工匠當此大雪苦寒之際敲氷取水染練供應頗甚艱辛臣伏思陛下恭儉勤勞愛民憂國以此勞人枉

費之事必不肯為然外議相傳皆云見今染練未絶臣又見近日内降美人張氏親戚恩澤太頻臣忝為諫官每聞小有虧損聖悳之事須合力言難避天譴臣竊見自古帝王所寵嬪御若能謙儉柔善不求恩澤則可長保君恩或恣意驕奢多求恩澤則皆速致禍敗臣不敢遠引古事只以今宮禁近事言之陛下近年所寵尚氏楊氏余氏苗氏之類當其被寵之時驕奢自恣不早裁損及至滿盈今皆何在況聞張氏本良家子昨自修媛

退為美人中外皆聞以謂與楊尚等不同故能保寵最
久今一旦宮中取索頓多恩澤日廣漸為奢侈之事以
招外人之言臣不知陛下欲愛惜保全張氏或欲縱恣
而敗之若欲保全則須常令謙儉不至驕盈臣料八千
疋綾羅豈是張氏一人獨用不過支散與衆人而已乃
是枉費財物盡為衆人至於中外譏議則陛下自受以
此而言廣散何益昨正月一日曹氏封縣君至初五日
又封郡君四五日間兩度封拜又聞別有内降應是疎

遠親戚盡求恩澤父母因子而貴可矣然名分亦不可太過其他疎遠皆可減罷臣謂張氏未入宮之前疎遠親戚各皆何在今日富貴何必廣為門人自招謗議以累聖恩若陛下只為張氏計亦宜如此況此事不獨為張氏大凡後宮恩澤太多宮中用度奢侈皆是虧損聖恩之事繫於國體臣合力言伏望聖慈防微杜漸早為裁損取進止

奏內中車子爭道亂行劄子蘇軾

元祐七年十一月十三日南郊鹵簿使龍圖閣學士左朝奉郎守兵部尚書蘓軾劄子奏臣謹按漢成帝郊祠甘泉泰畤汾陰后土而趙昭儀常從在屬車閒時揚雄待詔承明奏賦以諷其略曰想西王母欣然而上壽兮屏玉女而却虙妃言婦女不當與齋祀之閒也臣今備位夏官職在鹵簿准故事郊祀既成乘輿還齋宫改服通天冠絳紗袍教坊鈞容作樂還内然後后妃之屬中道迎謁已非典禮而況方當祀事未畢而中宫

掖庭得在勾陳豹尾之間竊見二聖崇奉大祀嚴恭寅畏度越古今四方來觀莫不悅服今車駕方宿齋太廟而內中車子不避仗衛爭道亂行臣愚竊恐於觀望有損不敢不奏乞賜約束仍乞取問隨行合干勾當人施行取進止

論任人之體不可疑劄子 歐陽修

臣近見淮南按察使邵飾奏為體量知潤州席平為政不治及不教閱兵士等朝廷以飾為未足信又下提刑

司再行體量臣竊以轉運提刑俱領按察然朝廷寄任重者為轉運其次乃提刑爾今寄任重者言事反不信又質於其次者而決疑臣不知邵飾果是才與不才可信與不可信如不才不可信則一路數十州事豈宜委之若果才而可信又何疑焉又不知為提刑者其才與飾優劣如何若才過於飾尚可取信萬一不才於飾見事相背却言席平為才邵飾合有罔上之辠矣若反以辠飾臣料朝廷必不肯行若舍飾與席平俱不問則善

惡不辨是非不分況席平曽作臺官立朝亡狀只令制
勘亦不能了尋為御史中丞以不才奏罷朝廷兩府而
下誰不識乎其才與不才人人盡知何必更令提刑體
量然後為定今外議皆言執政大臣託以審慎為名其
寔不肯主事而當怨須待言事者再三陳述使被黜者
知大臣迫於言者不得已而行只圖怨不歸已苟誠如
此豈有念民疾若澄清官吏之意哉若亡此意是好疑
不決則尤是朝廷任人之失自去年以為轉運使不察

官吏特出詔書加以使名責其按察今按察使依稟詔書舉其本職又却疑而不聽今後朝廷命令誰肯信之凡任人之道要在不疑寧可艱於擇人不可輕任而不信若無賢不肖一例疑之則人各心闌誰肯辦事今邵餙言一不才顯者所貴朝廷肯行然後部下振竦官吏畏服今反為朝廷不信却委别人則餙之使威誰肯信服餙亦慙見其下今後見事不若不為不獨邵餙一人臣竊聞諸處多有按察官吏皆為朝廷不行人各嗟慙

以謂任以事權反加沮惑朝廷之意不可諭也伏望聖慈特勑其邵飾所奏特與施行又令今後按察使奏人如不才老病灼然不疑者不必更委別官示以不信所貴不失任人之道而令臣下盡心取進止

論乞令百官議事劄子 歐陽修

臣伏見祖宗時猶用漢唐之法凡有軍國大事及大刑獄皆集百官參議葢聖人慎於臨事不敢專任獨見欲採天下公論擇其所長以助不逮之意也方今朝廷議

事之體與祖宗之意相背每有大事秘不使人知之惟小事可以自決者却送兩制定議兩制知非急務故忽略拖延動經年歲其中時有一兩事體大者亦與小事一例忽之至於大事秘而不宣此尤不便當處事之始雖侍從之列皆不與聞已行之後事須彰布縱有乖誤却欲論列則追之不及況外庭百官疎遠者雖欲有言陛下豈得而用哉所以兵興數年西北二方累有事宜處置多繆者皆由大臣自亡謀慮而杜塞衆見也臣今

欲乞凡有軍國大事度外廷須知而不可秘密者如契丹去年有請合從與不合從西戎今歲求和當許與不當許凡如此事之類皆下百官廷議隨其所見同異各令署狀而陛下擇其長者而行之不惟慎重大事廣採衆見兼又於庶官寒賤疎遠人中時因議論可見其高材敏識者國家得以用之若百官都亡所長則自用廟堂之議至於小事並乞只令兩府自定其錢穀合要見本末則召三司官吏至兩府討尋供析而使大臣自擇

至於禮法亦可召禮官法官詢問如此則事之大小各得其體如允臣所請且乞將西戎請和一事先集百官廷議取進止

論按察官吏劄子歐陽修

臣伏見天下官吏員數極多朝廷無由徧知其賢愚善惡審官三班吏部等處又只主差除月日人之能否都不可知諸路轉運使等除有贓吏自敗者臨時舉行外亦別無按察官吏之術致使年老病患者或懦弱不材

者或貪殘害物者此等之人布在州縣並無黜陟因循積弊冗濫者多使天下州縣不治者十有八九今兵戎未息賦役方煩百姓嗷嗷瘡痍未復救其疾苦擇吏為先臣今欲乞特立按察之法於内外朝官中自三丞以上至郎官中選强幹廉明者為諸路按察使自來雖差安撫使緣管他事不專按察今請令進奏院各録一州官吏姓名為空行簿以授之使至州縣遍見官吏其公廉才幹明著實狀及老病不才顯有不治之迹者皆以

朱書於姓名之下其中材之人别亡奇効亦不至曠敗者則以墨書之又有雖是常材能專長於一事亦以朱書别之使還具奏則朝廷可以坐見天下官吏賢愚善惡不遺一人然後别議黜陟之法如此足以澄清天下年歲之間可望至治只勞朝廷精選二十許人充使别亡難行之事取進止

論學士不可令中書差除劄子歐陽修

臣近見翰林學士蘇紳葉清臣等相繼解職風聞侍從

之臣内有姦憸小人頗急經營爭先進用至有喧忿之語傳聞中外者既虧廉讓之風又損朝廷之體臣伏思翰林之職重於唐世乃是天子親信朝夕謀議内助之臣當時號為内相故其進用尤極精選只用材識不限資品往往自州縣官而拜者國朝近歲於此一職頗非其人既見其材識愚下不足以備訪問人主因之薄其待遇迹漸疎外同於冗官遂容小人得以濫進臣思其弊葢由不合令中書依資差除且學士之職本要内助

天子講論外朝闕失今若却令中書除人致於内則是恩出中書之人雖在天子左右與無同也伏乞自今後翰林學士不必足員用人不限資品但擇有才望正人堪充者出自上意擢用以杜小人爭進之端而天子左右更無奸邪之人庶清侍臣之列取進止

論館職劄子　王安石

臣伏見今館職一除乃至十人此本所以儲公卿之材也然陛下試求以為講官則必不知其誰可試求以為

諫官則必不知其誰可試求以為監司則必不知其誰可此患在於不親考試以實故也孟子曰國人皆曰賢然後察之見賢焉然後用之今所除館職將一二大臣以為賢而已非國人皆曰賢國人皆曰賢尚未可信用必躬察見其可賢而後用況於一二大臣以為賢而已何可遽信而用也臣願陛下察舉衆人所謂材良而行美可以為公卿者召令三館祗候雖已帶館職亦可令兼祗候事有當論議者召至中書或召至禁中令具條

奏利害及所當施設之方及察其才可以備任使者有四方之事則令往相賛襄左右又或令各陳其所言是非利害其所言是非利害雖不盡中義理可施用然其於相視問察能詳盡而不為蔽欺者即皆可以備任使之材也其有經術者又令講説如此至於數四則材否畧見然後罷其否者而召其材者更親訪問以事訪問以事非一事而後可以知其人之實也必至於期年所訪一二十事則其人之賢不肖審矣然後隨其材之所

宜任使其尤材良行美可與謀者雖常令備訪問可也此與用一二大臣薦舉不考試以實而加以職固萬萬不侔然此說在他時或難行今陛下有堯舜之明洞見天下之理臣度亡實之人不能蔽也則推行此事甚易既因考試可以出材實又因訪問可以知事情所謂敷納以言明試以功用人惟已闢四門明四目達四聰者蓋如此而已以今在位之人上下壅隔之時恐行此不宜在衆事之後也然巧言令色孔壬之人能伺人主意

所在而為傾邪者此堯舜之所畏而孔子之所欲遠也如此人當知而遠之使不得親近然如此人亦有數陛下博訪於忠臣良士知其人如此則遠而弗見誤而見之以陛下之仁聖以道揆之以人參之亦必知其如此知其如此則宜有所懲如此則巧言令色孔壬之徒消而正論不蔽於上今欲廣聞見而使巧言令色孔壬之徒得志乃所以自蔽畏巧言令色孔壬之徒為害而一切疎遠羣臣亦所以自蔽葢人主之患在不窮理不窮

理則不足以知言不知言則不足以知人不知人則不能官人不能官人則治道何從而興乎陛下堯舜之主也其所明見秦漢以來欲治之主未有能彷彿者固非羣臣所能窺望然自堯舜文武皆好問以窮理擇人而官之以自助其意以為王者之職在於論道而不在於任事在於擇人而官之而不在於自用願陛下以堯舜文武為法則聖人之功必見於天下至於有司叢脞之務恐不足以弃日力勞聖慮也以方今所急為在如此

敢不盡愚臣愚才薄然蒙拔擢使豫聞天下之事聖旨宣諭富弼等欲於講筵召對輔臣討論時事顧如臣者材薄不足以望陛下之清光然陛下及此言也實天下幸甚自備位政府每得進見所論皆有司叢脞之事至於大體粗有所及則迫於日晷已復旋退而方今之事非博論詳說令所改更施設本末先後小大詳略之方已熟於聖心然後以次奉行則治道終無由興起然則如臣者非蒙陛下賜之從容則所懷何能自竭葢自古

大有為之君未有不始於憂勤而終於逸樂今陛下仁
聖之質秦漢以來人主未有企及者也於天下事又非
不憂勤然所操或非其要所施或未得其方則恐未能
終於逸樂亡為而治也則於博論詳說豈宜緩然陛下
欲賜之從容使兩府並進則論議者衆而不一有所懷
者或不得自竭謂宜使中書密院迭進則人各得盡其
所懷而陛下聽覽亦不至於煩陛下即以臣言為可乞
明喻大臣使各舉所知無限人數皆實封以聞然後陛

下推擇召置以為三館祗候其不足取者旋即罷去則所置雖多亦亡所害也

臣伏見其人云云皆衆人所謂材良行美宜蒙陛下訪問任使者凡此九人臣或熟聞而未識或熟識而未敢任或敢任其可以為公卿臣雖未識然衆人之所謂賢臣不敢蔽也臣雖敢任其可以為公卿然陛下不親見其可賢亦難遽信而用若陛下以臣前所論奏為合於義理即乞悉置此九人者以為三館祗候親考試其材

行若不可用旋即罷去若其可用然後留備訪問任使如此則所置雖多未有濫得官職者然此但臣一人所聞所知恐執政大臣各有所聞所知陛下若令各舉所聞所知而如此考試庶幾人材亡所遺逸經曰舉逸民天下之民歸心焉善人君子者天下之民心所願舉欲其延問視其所在而從之者也陛下自即位以來以在事之人或乏才能故所拔用者多士之有小材而無行義者此等人得志則風俗壞風俗壞則朝夕左右者皆

懷利以事陛下而不足以質朝廷之是非使於四方者皆懷利以事陛下而不可以知天下之利害其弊已効見於前矣恐不宜不察也欲救此弊惟日親近忠良而已伏惟陛下仁聖已深察此理臣愚猶欲及此者忠臣惓惓之義也

論臺諫官唐介等宜早牽復劄子 歐陽修

臣材識庸暗碌碌於衆人中蒙陛下不次拔擢置在樞府其於報効自宜如何而自居職以來已逾半歲凡事

關大體必須衆議之協同其餘日逐進呈皆是有司之常務至於謀猷啓沃蔑爾亡聞上辜聖恩下愧清議人雖未責臣豈自安所以夙夜思惟願竭愚慮苟有可採冀裨萬一臣近見諫官唐介臺官范師道等因言陳旭事得辠或與小郡或竄遠方陛下自臨御以來擢用諍臣開廣言路雖言者時有中否而聖慈每賜優容一旦臺諫聯翩被逐四出命下之日中外驚疑臣雖不知臺諫所言是非但見唐介范師道皆久在言職其人立朝

各有本末前後補益甚多豈於此時頓然改節故為欺罔上昧聖聰在於人情不宜有此臣竊以謂自古人臣之進諫於其君者有難有易各因其時而已若剛暴猜忌之君不欲自聞其過而樂聞臣下之過人主好察多疑於上大臣側足畏辠於下於此之時諫人主者難而言大臣者易若寛仁恭儉之主動遵禮法自聞其失則從諫如流聞臣下之過則務為優容以保全之而為大臣者外秉國權内有左右之助言事者未及見聽而怨

仇已結於其身故於此時諫人主者易言大臣者難此不可不察也自古人主之聽言也亦有難有易在知其術而已夫忠邪並進於前而公論與私言交入於耳此所以聽之難也若知其人之忠邪辨其言之公私則聽之易也凡言拙而直逆耳違意初聞若可惡者此忠臣之言也言婉而順希旨合意初聞若可喜者邪臣之言也至於言事之官各舉其職或當朝正色顯言於廷或連章列署共論其事言一出則萬口爭傳衆目共視雖

欲為私其勢不可故凡明言於外不畏人知者皆公言也若非其言職又不敢顯言或密奏乞留中或面言乞出自聖斷不欲人知言有主名者葢其言涉傾邪懼遭彈劾故凡隂有奏而畏人知者皆挾私之説也自古人主能以此術知臣下之情則聽言易也伏惟陛下仁聖寛慈躬履勤儉樂聞諫諍容納直言其於大臣尤所優禮常欲保全終始思與臣下愛惜名節尤慎重於進退故臣謂方今言事者規切人主則易欲言大臣則難臣

自立朝耳目所記景祐中范仲淹言宰相呂夷簡貶知饒州皇祐中唐介言宰相文彥博貶春州別駕至和初吳中復呂景初馬遵言宰相梁適並罷職出外其後趙抃范師道言宰相劉沆亦罷職出外前年韓絳言富弼貶知蔡州今又唐介等五人言陳旭得罪自范仲淹貶饒州後至今凡二十年間居臺諫者多矣未聞有規諫人主而得罪者臣故謂方今諫人主則易言大臣則難陛下若推此以察介等所言則可知其用心矣昨所罷

黜臺諫五人惟呂誨入臺未久其它四人出處本末迹狀甚明可以歷數也唐介前因言文彥博遠竄廣西烟瘴之地賴陛下仁恕哀憐移置湖南得存性命范師道趙抃並因言忤劉沆罷臺職守外郡連延數年然後復一有來字今三人者又以言樞臣罷黜然則介不以前蹈必死之地為懼師道與抃不以中滯進用數年為戒遇事必言得罪不悔蓋所謂進退一節終始不變之士也至如王陶者本出孤寒只因韓絳薦舉始得臺官及絳

為中丞陶不敢内顧私恩與之爭議絳終得罪夫牽顧私恩人之常情爾斷恩以義非知義之士不能也以此言之陶可謂徇公滅私之臣矣此四人者出處本末之迹如此可以知其為人也就使言雖不中亦其情必亡他議者或謂言事之臣好相朋黨動搖大臣以作威勢臣竊以謂不然至於去歲韓絳言富弼之時介與師道不與絳為黨乃與諸臺諫共論絳為非然則非相朋黨非欲動搖大臣可明矣臣愚謂未可以此疑言事之臣

也況介等比者雖為謫官幸蒙陛下寛恩各得為郡未至失所其可惜者斥逐諫臣非朝廷美事阻塞言路不為國家之利而介等盡忠守節未蒙憐察也欲望聖慈特賜召還介等置之朝廷以勸守節敢言之士則天下幸甚今取進止

論賈昌朝除樞密使劄子　歐陽修

臣伏見近降制書除賈昌朝為樞密使旬日以來中外人情莫不疑懼縉紳公議漸以沸騰葢縁昌朝稟性回

邪執心傾險頗知經術能文飾姦言好為陰謀以陷害良士小人朋附者衆皆樂為其用前在相位累害善人所以聞其再來望風恐畏陛下聰明仁聖勤儉憂勞每於用人尤所審慎然而自古毀譽之言未嘗不並進於朝而聽察之際人主之所難也臣以謂能知聽察之要則不失之矣何謂其要在先察毀譽之人若所譽者君子所毀者小人則不害其進用矣若君子非之小人譽之則可知其人不可用矣今有毅然立於朝危言讜論

不阿人主不附權臣其直節忠誠為中外素所稱信者君子也如此等人皆以昌朝為非矣宦官宮女左右使令之人往往小人也如此等人皆以昌朝為是矣陛下察此則昌朝為人可知矣今陛下之用昌朝與執政大臣謀而用之乎與立朝忠正之士謀而用之乎與左右近習之臣謀而用之乎或不謀於臣下斷自聖心而用之乎昨聞昌朝陰結宦豎搆造事端謀動大臣以圖進用若陛下與執政大臣謀之則大臣執在嫌疑必難啓

口若立朝忠正之士則亡不以為非矣其稱譽昌朝以為可用者不過宦官左右之人爾陛下用昌朝為天下而用之乎為左右之人而用之乎臣伏思陛下必不為左右之人而用之也然左右之人謂之近習朝夕出入進見亡時其所讒誽能使人主不覺其漸昌朝善結宦官人人喜為稱譽朝一人進一言暮一人進一說亡不稱昌朝之善者陛下視聽漸熟遂簡在於聖心及將用之時則不必與謀也蓋稱薦已漸久已熟於聖聰矣是

則陛下雖斷自聖心不謀臣下而用之亦左右之人積漸稱譽之力也陛下常患近歲以來大臣體輕連為言事者彈擊蓋由用非其人不叶物議而然也今昌朝身為大臣見事不能公論乃結交中貴因內降以起獄以此規圖進用竊聞臺諫方欲論列其過惡而忽有此命是以中外疑慁物論喧騰也今昌朝未來議論已如此則使其在位必不免言事者上煩聖聽若不爾則昌朝得遂其志傾害善人壞亂朝政必為國家生事臣愚伏

望聖慈抑左右陰薦之言採縉紳公正之論早罷昌朝還其舊鎮則天下幸甚臣官為學士職號論思見聖心求治甚勞而一旦用人偶失而外廷物議如此既有見聞合思裨補取進止

論狄青劄子 歐陽修

臣聞人臣之能盡忠者不敢避難言之事人主之善馭下者常欲聞難言之言然後下亡隱情上亡壅聽姦宄不作禍亂不生自古固有伏藏之禍未發之機天下之

人皆未知而有一人能獨言之人主又能聽而用之則銷患於未萌轉禍而為福者有矣若夫天下之人共知而獨人主之不知者此莫大之患也今臣之所言者乃天下之人皆知而惟陛下未知也今士大夫亡貴賤相與語于親戚朋友下至庶民亡愚智相與語於閭巷道路而獨不以告陛下也其故何哉葢其事伏而未發言者難於指陳也臣竊見樞密使狄青出自行伍號為武勇自用兵陜右已著名聲及捕賊廣西又薄立勞効自

其初掌機客進列大臣當時言事者已為不便今三四年間雖未見其顯過然而不幸有得軍情之名推其所因蓋由軍士本是小人面有黥文樂其同類見其進用自言我輩之內出得此人既以為榮遂相悅慕加之青之事業實過於人比其輩流又粗有見識是以軍士心共服其材能國家從前難得將帥經略招討常用文臣或不知軍情或不閑訓練自青為將領既能自以勇力服人又知訓練之方頗以恩信撫士以臣愚見如青所

為尚未得古之名將一二但今之士卒不慣見如此等事便謂須是我同類中人乃能知我軍情而以恩信撫我青之恩信亦豈能徧及於人但小人易為扇誘所謂一犬吠形百犬吠聲遂皆翕然喜共稱説且武臣掌機密而得軍情不唯於國家不便亦於其身未必不為害然則青之流言軍士所喜亦其不得已而執使之然也臣謂青不得已而為人所喜亦將不得已而為人所禍者矣為青計者宜自退避事權以止浮議而青本武人

不知進退近日以來訛言益甚或言其身應圖讖或言其宅有火光道路傳說以為常談矣而惟陛下猶未聞也且唐之朱泚本非反者倉卒之際為軍士所迫爾大抵小人不能成事而能為患者多矣泚雖自取族滅然為德宗之患亦豈小哉夫小人陷於大惡未必皆其本心所為直由漸積以至蹉跌而時君不能制患於未萌爾故臣敢昧死而言人之所難言者惟願陛下早聞而省察之耳如臣愚見則青一常才未有顯過但為浮議

所喧執不能容耳若如外人衆論則謂青之用心有不可知者此臣之所不能決也但武臣掌機密而為軍士所喜自於事體不便不計青之用心如何也伏望聖慈深思遠慮戒前世禍亂之迹制於未萌密訪大臣早決宸斷罷青機務與一外藩以此觀青去就之際心迹如何徐詧流言可以臨事制變且二府均勞逸而出入亦是常事若青之忠孝出處如一事權既去流議漸消則其誠節可明可以永保終始夫言未萌之患者常難於

必信若俟患之已萌則又言亡及矣臣官為學士職號論思聞外議喧沸而事繫安危臣言狂計愚不敢自默取進止

論張子奭恩賞太頻劄子 歐陽修

臣風聞知汝州范祥為相度陝西青白鹽勅差張子奭權知汝州子奭自選入二年內遷至員外郎朝廷之意雖曰賞勞而天下物議皆云僥倖蓋以子奭宣勞絶少止兩次而遷官恩賜已數重自古賞功不過一次賞之

不已故難弭人言初自選人改京官曰賞勞未及二歲改秘書丞又曰賞勞賜以章服又曰賞勞秘書丞不久又轉官又曰賞勞合得太常博士超遷員外郎又曰賞勞後行祠部為名曹又曰賞勞作京官合作知縣而作僉判又曰賞勞一任未滿合更有一任知縣又超通判差遣又曰賞勞此所以外人之議不允也况范祥暫出勾當只合交割以次官員或轉運司自差人權今朝廷差人已是失體又於子奭為此僥倖今朝臣待闕在京

者甚衆豈亡一人堪權知州者朝廷每用一人必當使
天下人服今每一差遣則物議沸騰累日不息昔五代
桑維翰為晉相一夕除節度使十五人為將而人皆服
其精今中書差一權知州而不能免人譏議者蓋事亡
大小當與不當而已其張子奭伏乞追寢權差之命仍
乞今後外處差出知州只委本路轉運使差官權至於
賞罰之柄貴在至公今莫大之罪不過一刑而止豈有
勞者終身行賞而不已亦乞今後有勞効之人量其大

小一賞而止若其別著能効則拔擢自可不次人亦自然亡言伏以朝廷用人惟患守例而不能不次選任但不涉於僥倖寔有材藝之人誰敢有言子奭作使西鄙不謂亡勞但恩典已優於賞已足可惜令天下指為僥倖之人而掩其前効況又上虧朝政不可不思取進止

代滕甫辨謗乞郡劄子蘇軾

臣聞人情不問賢愚莫不畏天而嚴父然而疾痛則呼父窮窘則號天葢情發於中言亡所擇豈以號呼之故

謂亡嚴畏之心今臣之所患不止於疾痛而所憂有甚於窮窘若不號呼於君父更將趨赴於何人伏望聖慈少加憐察中謝臣本亡學術亦亡材能惟有忠義之心生而自許昔季孫有言見有禮於其君者事之如孝子之養父母也見亡禮於其君者誅之如鷹鸇之逐鳥雀也臣雖不肖允蹈斯言但信道直前謂人如已旣蒙深知於聖主肯復借交於衆人任其惷愚稍成仇怨一自離去左右十有二年浸潤之言何所不有至謂臣陰黨

反者故縱皋人若依斯言死未塞責竊伏思宣帝漢之英主也以臣言而誅楊惲太宗唐之興王也以單詞而殺劉洎自古忠臣烈士遭時得君而不免於禍者何可勝數而臣獨蒙皇帝陛下始終照誓愛惜保全則陛下聖度已過於宣帝太宗而臣之遭逢亦古人所未有日月在上更何憂虞但念世之憎臣者多而臣之賦命至薄積毀銷骨巧言鑠金市虎成於三人投杼起於屢至倘因疑似復致人言至時雖欲自明陛下亦難屢赦是

以及今亡事之日少陳危苦之詞晉王導乃王敦之弟也而不害其為元臣崔造源休之甥也而不廢其為宰相臣與反者義同路人獨於寛大之朝為臣終身之累亦可悲矣凡今游宦之士稍與貴近之人有葭莩之親半面之舊則所至便蒙異待人亦不敢交攻況臣受知於陛下中興之初効力於衆人未遇之日而乃毁訾不忌踐踏亡嚴臣何足言有辱天眷此臣所以涕泣而自傷者也今臣既安善地又忝清班非敢别有僥求更思

録用但患難之後積憂傷心風波之間怖畏成疾敢望

陛下憫餘生之亡幾究前日之異恩或乞移臣淮浙間

一小郡稍近墳墓漸謀歸休異日復得以枯朽之餘仰

瞻天日之表然後退伏田埜自稱老臣追叙始終之遭

逢以詑鄉鄰之父老區區志願永畢於斯伏願陛下憐

其志察其愚而赦其罪臣亡任感恩知罪激切屏營之

至

文編卷十五